

當代「精英」的知識焦慮 —— 「似乎沒有人會關心我做的○○」

10.2023

英文版本翻譯及編輯: Cherri Cheng

事源自在看太空紀錄片中，旁白以冷靜而不動情的聲線，解釋太陽燃料即將耗盡，在宇宙中的壽命不過 50 億年便壽終，同是地球的終結之時。想到人類辛苦建立的一切終究臨來「毀滅式結局」，強如 Elon Musk 的子孫也逃不過一死，我看著工作室內，那堆將來將會連骨灰都不見的「藝術垃圾」，就知道又是心理不平衡的一天。最近與朋友嬉笑，藝術家存活到 2023 年也不容易。數碼世代來到，不少藝術家也要懂得「打 code」，藝術家被現實逼迫而擁有的技能可多了：會油漆、會拉電線、會補牆、會鑽牆、會設計、會執相、會 Social、會寫字，最近還新加一項「會吹水」，看來目前我們與「職安健」也差不了多遠。

作為曾經的哲學及精英文化 (Elite-culture) 的狂熱者，從不知何時便開始對於「學術引用」這回事有所避諱，書櫃裡的書漸漸變成原罪。「原罪」之一當然少不得文化人最愛的「薛西弗斯 (Sisyphus)」。在初次聽到這個名字和故事覺得格外動人，那種「被開竅」的感動總是性感。遠古希臘神話中一個勞勞艱辛的人，當苦力日復一日的推大石上山，命運之輪，不得已。說他勤勞，行！說他能忍耐，行！說他勇敢，行！這故事能套進一千多種意義與都市隱喻。若「文化（青）界」中能出

個排行榜，我也相信「薛西弗斯」將打倒村上春樹與小王子，作為「我最喜愛文化角色」的長年首位。我是從何時對精英文化引起懷疑？便是在文化人、藝術家、歌手口中第 N 次聽到「薛西弗斯」，隨後引伸的一千種他們對生命中的種種主張，但本質上與薛西弗斯本人拉不上關係，純粹的強迫性解讀與置入，更接近的事實是「我只認識這個故事，借來用用」的無恥複製行為。由「被薛西弗斯」開始，我的想法又尖銳了一點點，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幾年前一次藝術系面試中，當我提到最近在閱讀古希臘詩人的詩集《古希臘早期訴歌詩人》時，語聲未落只見教官狠狠點了一下頭，就馬上被留了學位的噁心感。非筆者趾高氣揚，而是有種「因為○○，所以你就擁有什么」的背叛感，一種錯誤踏進了某個「作弊」方程式中，通透了一種隱藏的世界語言。在那一刻，我對精英文化產生了疑問，也好像領悟了某種交易系統，同時對於這堆高雅知識，保持了距離。

當代藝術的權力賦予

德國藝術史學家與文化科學家烏利西（Wolfgang Ullrich）的著作《背向藝術：權力的新身分地位象徵》中，充分而有力的解釋了當代藝術的形式，如何為精英分子（或偽裝分子）賦予權力與優越感。烏利西提到當代藝術的社會象徵或可以一種「新型武器」來形容，直接把藝術楞在了「武器」的分野之中。藝術品作為了高雅文化的代表，現代主義的介入讓藝術多了幾層不一樣的社會象徵——道德良善的、政治正確的、正面而優

秀的，成就一位又一位受到優良教育的「學子」。當代藝術所附有的「武」，便是把人性盡道，它把欲望聚集起來，讓藝術家瘋狂，也讓靈魂迷失，讓人們把金錢不停的向它撒。它向世界提出人性和視覺的美與我們的惡。它界定了什麼人是值得聲名大噪的，也界定了什麼人是「沒有文化」的。若說軍武是會讓人失去性命，那藝術可是會教人失去自我價值的致命擊，這還不是最大的「權」嗎？

「因此，用誇張一點的說法來說，我們甚至可將現代藝術標示為一種名列防禦與恐嚇技術軍械庫中的新武器。它豎立在城堡中連續的一整排房間裡，求見者必須踏入這些房間中，才能讓自己從敵人轉換成一位請願者。過去多半都是一種無可估量的、前所未見的奢華浮誇，才能促使這樣的情況發生。然而，即使是在這裡，藝術也已經被置入使用，儘管是在一種宮廷文化以及致力於普世化的美之理想的包裝下，藝術仍與其他的身分地位象徵尚無太大不同。它幾乎不太可能突然之間令人感到疏離，或是引發文化上的自卑情結，反而比較多是在那些承擔不起這類的光鮮亮麗，並且因此無情地暴露出自身貧窮困頓的人們身上，激起了他們的欣羨與讚賞。」

— 烏利西 (2000), *背向藝術：權力的新身分地位象徵*

烏利西更提到，當代藝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藝術也是歷史上罕見在多個層面上發揮強大影響力的統治與象徵符號。烏利西淺述藝術是「反向控制」的意識語言，觀眾當無法理解和認同作品時，並不會歸咎於藝術本身，也不會立即感到失望而離開，而是偏向認為是自己的不夠能耐與知識不足，以

致無法攀越藝術這道高深的牆。當中有趣的一點是，眾多的藝術家都想盡力的「符合」藝術家的形象，渴望被仰望、被正式的被視為「藝術家」。學院中的訓練，通常是以前人的練習與理論為首，無數學院像牧羊人般把學生趕到農棚裡。羊隻最好是要不吵不鬧，乖乖的把顏料往畫框裡填，填多了是「自大」，填少卻是天資不足。

我在剛決定學習視覺藝術時，曾有一位老師指著我向四周的學生說：「這裡沒有人是天才，也不會有天才。不要搞些自以為是的事情。」這一句傷害性不高，侮辱性卻極大，也在我往後的人生裡狠狠的埋下巨大陰影，從此面對藝術也是又愛又恨的陌生感。有人說當代藝術是多了一些自由，少了一些規限，但漸漸的發現，似乎當代藝術也有自己的遊戲玩法——「摹仿」。我們在一組組歷史偉大的名字中，選取幾個感興趣的名字研究研究，加點油添些醋，在匯報時拋些哲理，放下幾本壓根兒看不懂的書籍，又是「一條硬漢」。我曾是又吵又鬧的羊，做過摹仿偉人的羊，也做過「拋書包」的羊，愈發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農場。筆者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天才，只時不時想要逃離學院主義，可是面對知識又感到缺乏與焦慮，又怕沒有看足夠學院要求的經典學說，又怕做不成藝術家。

「[]……也許杜威在當時便已經診斷出今日一種新的學院主義形式，其中包括眾多的藝術家們努力讓自己符合藝術的正面形象，並且作為一種新的摹仿的變體，盡可能精確地模仿現代藝術的特徵。好比說，明顯可見的是，學院學生經常會憂心忡忡地試圖確保自己正在做的以及打算做的事情，是否也可以視為藝術。結果，這看起來就彷彿是學會一種藝術的修辭才是學院課程一個不言而喻的目標：凡是懂得如何將藝術概念的元素以盡可能容易辨識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人，都可以被視為藝術家。」

— 烏利西 (2000), 背向藝術：權力的新身分地位象徵

作為理論家，或作為意見提出者的「知識焦慮」

「知識焦慮 (Knowledge Anxiety)」，是當代的時代病之一，指人們對於大數據時代所更新的知識不夠滿足，無法對自己的競爭力產生自信心，甚至覺得無法掌握自己的身份認同，他們渴望跟上最廣闊的「知識」，從而產生焦慮心態。「知識」是一個很奇妙的詞，不是單憑努力換取，它同是也是一種貨幣與身份證明，隨時比 Crypto 還好用。「知識」能夠偽裝、交易，也能玩弄，是一種在於金錢之上的世界語言。藝術家是經常需要與「知識」作交易的其中一種身份，藝術家的創作與知識息息相關，當中藝術家經常「打交道」的，便是經過各範疇的精英們多次包裝的「精英文化」：歌劇、古典樂、哲學、人類學……作為「藝術家」，難免害怕被隔離、被拋棄，畢生渴望與精英文化拉上關係。上世紀有學者提出「文化不承認等級制度」，其實不然，「文化」早已為社會大眾分好分滿各種階級與類別，門檻的高低也擺在眼前。遠在學院，近在屋村，就像

從小學習樂器、油畫興趣班的價錢一樣，坊間市場早有定案，各類「興趣」為你分好貴賤。當我們「純藝術！純藝術！」的叫釀著時，心裡的舒適感與光榮感不禁油然而生。

美國極簡主義藝術家 Donald Judd 在 1986 年 12 月 13 日發表的文章展現他對於「何謂視覺藝術」的理解與再定義。文章若是只伸引「藝術家看待藝術創作」，那麼就等於在「什麼是藝術」之間不斷徘徊，那是多年來最無聊又老掉牙的問題。

「什麼是○○」是一個以而上的質問，答題者需要研究其問題的普世價值及綜合歷史的社會性意義，那只是方便執權者進行歷史分類，並是沒有任何作為的定義。Donald Judd 在文章中提出具警示性及批判性的反問，他提到「視覺藝術應該是視覺的」，這條便有趣——視覺藝術為何還要重申這是「視覺」的呢，難不成那個年代也有「混口飯吃」的文化人嗎？這篇「宣言」說是具顛覆性也不是，畢竟也只是重申「視覺藝術」本義，就像叫歌手好好唱歌一樣。為何現今來看來卻具有挑釁性？似乎當文明社會發展得差不多，本來人類已了解通透的理論及本質，總有人重新詮釋一遍又一遍，把原來簡單的 This or That，深化與沖刷成了幾十本書厚的理論課，也就是傳統中「什麼是○○」等老掉牙的問題。前陣子筆者為某平台小寫一文《從杜尚對話錄中再對話，反思我們於創作中追求的價值》（前文）中提到，「藍色窗簾」是現代人最常見之都市病，普遍人都不習慣，甚至拒絕詞彙只具表象意思，直接與膚淺均不能接受，彷彿文化人的一舉一行必有著什麼深明大義。

Donald Judd 化作當時藝術界的警示者，提出了簡而精的「告示」。可有人發現，這文章的對象從不是公眾，而是指向藝術家，提出他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別奢望以迷惑別人的論點與史料引用來弄些「有的沒的（似乎沒有人會關心我做的藝術）」。Donald Judd 成為藝術家前是位藝評人，寫了多篇文章「連環狙擊」當時的藝術界、文化管理、建築界中的「毒瘤」。放在 21 世紀，Donald Judd 在網上發表如此偉論，儘管文句用筆有力，用筆尖銳而具狙擊性，可惜也只會成為渺小一角的「叫春 Post」。

藝術家是理論家及提倡者的化身。英國策展人及倫敦大學教授 Simon Sheikh 在其論點發表「Thinking with Exhibitions, Thinking with People?」中提到「在當代藝術的脈絡中，策展人不僅扮演類似理論家的角色，也體現了哲學元素，有效地連結了藝術和思想的世界，並採取混合的立場。」我同時認為在當代角色運用中，藝術家早已超然於藝術家的崗位，出現了像「傳播」、「渲染」、「宣布」等的概念及姿態。當代藝術的參與者最常見的，也是我最害怕提出的一點，便是對「知識與高雅文化」的氾濫式引用，不管合適與否也先把社會議題、理論、神話、經典文學那一堆似是而非，摻進作品本身，最後以「啟發自○○○」作為對偽裝行為的辯解。著名藝術史及當代藝術文化評論者高千惠與台灣作家、詩人、評論家南方朔共同在網上發表的對話錄《匱乏與氾濫—當代藝術知識的生產危機》，文章對於當代藝術及對現今藝術書寫落下「地圖炮」。

南方朔就著當代藝術「論述(詮釋)氾濫」的大環境語下簡句：「……不論是哪個年代，『藝術』就是要具有『超越』的特質，它要能超越現實，帶給人向上提昇或安撫情緒的力量。並置、挪用、再現、複製，這些是形式與方法，跟藝術精神或思想無關。現在一堆論述，努力在為這些藝術生產方法置入哲學或美學，也是論述氾濫的原因之一。」知識焦慮常見的轉換方式，便是偏好把理論「並置、挪用、再現、複製」，瞬間「私有化」，搖身一變成為藝術家本人全新的理論。

「物質性的交換性質，本來就是藝術的性質之一，沒什麼好迴避。論述，在於『說服他者』。非物質性的藝術類型最需要的論述，什麼都不是，就是要『說服』出『那是藝術』。」，南方朔寫。怕不合群，也怕人看不懂猜不透，也怕別人看自己的「不夠墨水」，成就了我們焦急的運用多種理論在說服別人。曾經筆者也是迷戀各種精英文化，跟隨著大眾所建設的「藝術家人設」。縱使我在藝術洪流中完全看不見自己的一條腳毛，但藝術延伸帶來的高雅與脫俗感，也足夠迷惑。我苦讀哲學與種種理論，歷史精英榜單上有名的大師也是我的學習對象，只因我認為是「藝術的必要」——我必須學懂這些東面與運用它們。早年認為搞懂了這堆，我的藝術作品也必定學術性滿滿。這是典型的「滑坡理論(Slippery slope)」，覺得看懂幾個被解透的哲理，在藝術作品中穿插便成了「登堂之物」！「我的學識高，我滿嘴康德，我熟讀《孤星淚》，我比你更了解藝術！」。想要「說服他者」別人是現今的通病，也值得深慮。

為何要說服、說服誰、說服的目的與後果，也是大師高千惠與南方朔想要帶出的論點。某些藝術家依賴別人的嘴來填自己的「空肚子」，以「並置、挪用、再現、複製」的操作手法，駕馭著某個「作弊」方程式。筆者深信「好藝術」不需古人的種種力證作加持，就如這文也沒有引用尼采的《上帝已死》，來作樂子，諷刺論當代藝術之憂弊。

「……半世紀以來，對藝術的困惑，從將藝術釋放出巫術、幻術、異術、到騙術的想像上，已顯示當代藝術功能的代換。當代藝術最大的問題之一，不在於藝術內容形式上的爭辯，而是在現代化與當代性的速度壓力下，藝壇生態的躁進與躁競之焦慮。……1990年代，藝壇出現「國王的新衣」之說，意指藝術權威者為令人不解的新藝術，全力裝甲，以理論為其黃袍加身，猶如替光禿禿的錫罐貼上了包裝標籤，便有了註冊權。」

— 高千惠(2006)，叛逆的捉影：當代藝術家的新迷思

屬於當代人的「地位焦慮」

藝術家或當代人對知識的衍生物產生焦慮情緒，其情緒的生產環境也是值得思考之命題。藝術家對環境異常敏感，也是因對其地位及存在意義的焦躁感作祟。由於當代藝術性質的演變，已轉化成人工智能般，可以善良形象造福地球，彰顯人性之美，也可化為惡魔，吸食靈魂。當藝術沾惹了一連串的「倒霉氣」，平常以純粹為首，不爭不搶的藝術家，便對這些有如「黃牛解毒片」的糖衣病毒感到不適，可惜時候太晚，圈子太小——

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對地位的焦慮，也是與個人的自愛課題有關，藝術圈或藝術家身份只是一個投映儀，把個人內心的影像鏡像投射，但終究「解鈴人」還是自己。藝術家經常會產生地位焦慮（Status Anxiety），經常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貶抑，更不惜自我扁平去迎合所謂的「藝術家人格」和外界視角。以自己為例，習慣觀察與思考宇宙，是最危險的「興趣」。當年不智，被算命婆掐了掐我的左手心，一語道破：「你份人好多野諗，好易憂鬱」，我已算「執到身彩」地出身平庸，沒有出生於極端時代背景，還能在這裡打一篇篇「叫春 Post」。算命婆當年所勸喻的「好易憂鬱」，也只是地位焦慮的其一化身而已。英國哲學家 Alain de Botton 提到一點，他認為當人類被他人漠視，不理不睬時，心中會升起一股憤怒和絕望的情緒：「我們之所以需要別人重視，可說是因為我們天生就對自己的價值懷有疑慮，於是他人的看法對我們評斷自己的眼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別人看到我們就紛紛轉開目光，或者在我們表明自己的職業之後露出不耐煩的神情，那麼我們就可能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貶抑的情緒。」

以上的討論範疇比藝術更廣。曾有宗教書籍提到「世間萬物的情緒根源只有愛與恐懼兩種」，在生活中所有的「七情六慾」追索到最原始，似乎皆原生至「因為喜悅」和「因為害怕」。若「知識焦慮」是學術人的都市病，那麼「地位焦慮」便所有成年人的都市病了。二十多歲的小大人接過四方帽，轉眼間到辦公室供起了 MPF，未及二萬元的入職薪金被狠狠的砍

走了 5%，準時上班卻未必能準時下班，同事們之間的八卦不知何時會「搞到自己」，工作內容不如意，下班太累又不想見人。或又以藝術家身份為例，在圈子裡「競爭」，他只能參考環境與身邊的成功例子，同時因為害怕逆線行駛，惹來側目，無可避免產生了自己「必須與其他人作一樣的事」的心態。因為害怕，所以更要往上爬，用盡所有的辦法來偽裝，內心卻漸漸被撞擊得支離破碎。地位焦慮其中一個最大的症狀，便是自我價值認同感低。我們都像缺愛的孩子，做了什麼覺得足夠讓爸爸媽媽光榮的事，屁顛屁顛地尋求讚揚，當沒有人領情、沒有人理會，心裡便開始懷疑自己，甚至覺得整個世界都不歡迎我——「我」就是被社會淘汰的可憐人。

Alain de Botton 在其著作《我愛身份地位》中以精英文化的歷史開始解述。他以古時「主僕關係」作引論，古時的僕人出生至年長的教育，早已接受自己的身份卑微，成長路上也不會「幻想」自己哪一天能「飛上枝頭變鳳凰」，心理的壓力也沒有現代人來得大。反之今天的教育讓我們這些「平庸人」拼命的往上追，只因為現世代開放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思維，副作用便是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那群「倖存者們」讓失敗的大多數人痛苦不已。Alain de Botton 又引用英國社會學家及政治家 Michael Young 早於 1958 年的書籍《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的金句引證精英主義早已滲透現代人的日常思維中。Michael Young 認為現代的「人人都能成功」的愚笨思維，徹底的去除了平庸人失敗的可能，古時人無

條件為主人服務，沒有為自己安排生涯規劃、獲得社會成功與財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現今去除了這種「背靠」，你的貧窮，你的一事無成，便完完全全的歸究於「你」。平庸人不能再裝作愚蠢，平庸人的失敗，完全是自己的過錯與責任，更怪不得政府。以上的理論，放在 2023 年是有那麼一點「政治不正確」，但也苦口婆心的道出了平庸人的難處。正是因為這種「鼓勵式逼迫」，加上社會中的職場與意識體系還沒有完整的開放，窮貴優劣依然刻在人類的 DNA 中，治標不治本。社會說開放了，其實也沒有，平庸人看著教科書中的一位位「倖存者」，好像自己若「躺平」，世界將會更快速的離棄自己，可惜努力過也未見到成果，如此下去便轉化成城市中數以億計的地位焦慮者。藝術圈的現實，不似學院灌輸的「理想化人生」，社會對一位位人文主義者當頭棒喝，藝術家作為社會最前沿的思考者與觀察者，患有極端的位置焦慮是必然的結果。

在我們的春天來臨之前

貪欲、知識、優越感，沒有比這三件事更能摧毀一個人了。藝術家一生作為對抗三者的「前線士兵」，應要更警醒才是。再多的辯解與延伸討論，也沒法帶走焦慮，反之讓心理倒塌來得更快速與強烈。藝術家為世界提出了許多問題，也為他人提出了問題，唯獨對於自我動機與內在，彷彿愛理不理。在香港，總是認為藝術人、文化人都是因為原生靈魂更頑強，才被創物主分派在這個最難存活、最不快樂的城市，做一些 so-called「沒有經濟效益」的事情。社會偏愛「以知識論證知識」、「以

名人論證平凡人」，以如此多的理論及學術參與，也是精英主義有趣的部分。這篇文章的論點帶點辛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我「自打嘴巴」，批判知識的同時也擁護著知識，站在道德高地。糾結多時，還是把所研究的、思考的、閱讀的寫出來見見世面，也為這勇敢的誠實話多份自嘲的惡趣味。當代藝術為後世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新事物、新概念、新潮流爭先恐後的擠到我們面前，群眾被強逼跟著權威走，不合群的綿羊就只有被隔離的份，當代圈子的心理遊戲不停打繞，成就一隻又一隻受罪羊。或須以歌手王菀之一曲《迷失藝術》為此文作解脫，「從來藝術家眼眸裝滿煩憂／雕塑的眼淚／後人說沒有」，從來藝術或藝術家的形象，即使背負再多的歷史與汗流，形象總是會歸於高貴典雅，並且回歸到「精英」手中，被後世一篇篇學說論文沖刷。文章至此，不如就讓我們「當代藝術家」，從了解、誤解、焦慮的循環之中試逃掙脫，並對其一生「被知識所吸引，同時摧毀」的屬性進行反思，再次回到屬於創作的本質與春天。

參考文獻及資料

- 1)Eagleton, Terry. Cul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2018.
- 2)Simon Sheikh, Thinking with Exhibitions, Thinking with People, in The Curatorial inParallax,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Korea.
- 3) “匱乏與氾濫—當代藝術知識的生產危機.”，高千惠、南方朔，典藏 ARTouch, 5 Mar. 2015, 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2485.html.
- 4) “唐纳德·贾德 (Donald Judd) 最新文集.”，ARTFORUM 藝術論壇，Www.artforum.com.cn, www.artforum.com.cn/print/201608/9954. (《Donald Judd Writing》由賈德基金會和卓納出版社 (David Zwirner Books) 於 2016 年 11 月出版。)
- 5) “背向藝術：權力的新身分地位象徵 Mit dem Rücken zur Kunst” (原作者：Wolfgang Ullrich)。台灣：一行出版，張錦惠 (譯) (2022)。(原作出版:2000)
- 6) 高千惠. 叛逆的捉影：當代藝術家的新迷思 Rebellion in Silhouette: The New Myth of the Contemporary Artist. 2nd ed., uan-Liou Publishing,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Taiwan), 2006.
- 7)Alain De Botton. Status Anxiety. London, Penguin, 2014.